

百川學海

四十

石林詩話卷上

趙清獻公以清德伏一卅平生畜雷氏琴一張鶴與白龜各一所向與之俱始除帥成都蜀風素侈公單馬就道以琴鶴龜自隨蜀人安其政治聲藉甚元豐間既罷政事守越復自越再移蜀時公將老矣過泗州渡淮前已放鶴至是復以龜投淮中既入見先帝問聞卿前以匹馬入蜀所携獨琴鶴廉者固如是乎公頓首謝故其詩有言馬尋舊路如歸去龜放長淮不再來者自紀其實也

劉貢父天資滑稽不能自禁遇可諧譚雖公卿不避與王荆公素厚荆公後當國亦屢譴之雖每為絕倒然意終不能平也元豐末為京東轉運使貶衡州監酒雖坐他累議者或謂嘗以時相姓名為戲惡之也元祐初起知襄州溥于髡墓在境內嘗以詩題云微言動相國大笑絕冠纓流輅有餘智滑稽全姓名師儒空稷下衡蓋盡南荆贅壻不為辱旅墳知客卿又有續謝師厚善謹譯詩云善謹知君意何傷衛武公蓋記前事且以自解云

晏元獻公留守南郡王君玉時已為館閣校勘公請於朝以為府簽判朝廷不得已使帶館職從公外官帶館職自君玉始賓主相得日以賦詩飲酒為樂佳時勝日未嘗輒廢也嘗遇中秋陰晦齋厨夙為備公適無命既至夜君玉密使人伺公曰已寢矣君玉亟為詩以入曰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絃管一吹開



公枕上得詩大喜即索衣起徑召客治具大合樂至夜分果月出遂樂飲達旦前輩風流固不凡然幕府有佳客風月亦自如人意也

歐陽文忠公記梅聖俞河豚詩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謂河豚出於暮春食柳絮而肥殆不然今浙人食河豚始於上元前常州江陰最先得方出時一尾至直千錢然不多得非富人大家預以金噉漁人未易致二月後日益多一尾纔百錢耳柳絮時人已不食謂之斑子或言其腹中生虫故惡之而江西人始得食蓋河豚出於海初與潮俱上至春深其類稍流入于江公吉州人故所知者江西事也

姑蘇州學之南積水彌數頃傍有小山高下曲折相望蓋錢氏時廣陵王所作既積土山因以其地瀦水今瑞光寺即其宅而此其別圃也慶曆間蘇子美謫廢以四十千得之為居旁水作亭曰滄浪歐陽文忠公詩所謂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祗賣四萬錢者也子美既死其後不能保遂屢易主今為章僕射子厚家所有廣其故址為大閣又為堂山上亭北跨水復有山名洞山章氏併得之既除地發其下皆歎空大石又得千餘株亦廣陵時所藏益以增累其隙兩山相對遂為一時雄觀土地蓋有所歸也

王荆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

如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裏裏垂讀之初不覺有對偶至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但見舒閑容與之態耳而字字細攷之若經彙括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嘗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詩往返數四其末篇有云名譽子真矜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以谷口對壺頭其精切如此後數月復取本追改云豈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今集中兩本並存

蔡天啓云荆公每稱老杜鈎簾宿鷺起九藥流鸞轉之句以爲用意高妙五字之模楷他日公作詩得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自謂不減杜語以爲得意然不能舉全篇余嘗頭以語肇肇明後被旨編公集求之

終莫得或云公但得此一聯未嘗成章也

禪宗論雲間有三種語其一爲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爲截斷衆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爲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爲序予嘗戲謂學子言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爲函蓋乾坤句以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爲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爲截斷衆流句若有解此當與渠同參歐陽文忠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爲主故其言多平易踈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者往往遂失於快直傾圮倒廩無復餘地然公

詩好處豈專在此如崇徽公主手痕詩玉顏自昔為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此自是兩段大議論而抑揚曲折發見於七字之中婉麗雄勝字字不失相對雖崑體之工者亦未易比言意所會要當如是乃為至到

許昌西湖與子城密相附緣城而下可策杖往來不涉城市云是曲環作鎮時取土築城因以其地導溪水瀦之畧廣百餘畝中為橫堤初但有其東之半耳其西廣於東增倍而水不甚深宋莒公為守時因起黃河春夫浚治之始與西相通則其詩所謂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者也其後韓持國作大亭水中取其詩名之曰展江然水面雖闊西邊終易

石林

四

堙塞數十年來公厨規利者遂涸以為田歲入纔得三百斛以佐釀酒而水無幾矣予為守時復以還舊稍益開浚渺然真有江湖之趣莒公詩更有一篇中云向晚舊灘都浸月過寒新木便生煙尤風流有味而世不傳徃徃但記前聯耳

賈文元曲水園在許昌城北有大竹三十餘畝潁河貫其中以入西湖最為佳處初為本州民所有文潞公為守買得之潞公自許移鎮北門而文元為代一日挈家往游題詩壁間云畫船載酒及芳辰丞相園林潁水濱虎節麟符拋不得却將清景付閑人遂走使持詩寄北門潞公得之大喜即以地券歸賈氏文元亦不辭而受然文元居京師後亦不復再至園今

荒廢竹亦殘毀過半矣

杜正獻公自少清羸若不勝衣年過四十鬚髮即盡白雖立朝孤峻凜然不可屈而不爲奇節危行雍容持守不以有所不爲爲賢而以得其所爲爲幸歐陽文忠公素出其門公謝事居宋文忠適來爲守相與歡甚公不甚飲酒惟賦詩唱酬是時年已八十然憂國之意猶慷慨不已每見於色歐公嘗和公詩有云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公得之大喜常自諷誦當時以謂不惟曲盡公志雖其形兒亦在模寫中也

元豐初虜人來議地界韓丞相王汝自樞密院都承旨出分畫玉汝有愛妾劉氏將行劇飲通夕且作樂

石林上

五

府詞留別翌日神宗已密知忽中批步軍司遣兵爲般家追送之玉汝初莫測所因久之方知其自樂府發也蓋上以恩禮待下雖閨門之私亦恤之如此故中外士大夫無不樂盡其力劉貢父玉汝姻黨即作小詩寄之以戲云票姚不復顧家爲誰謂東山父不歸卷耳幸容携婉孌皇華何啻有光輝玉汝之詞由此亦遂盛傳於天下

神宗皇帝天性儉約奉慈壽宮尤盡孝道慈聖太后嘗以乘輿服物未備因同天節作珠子鞍轡爲壽神宗一御於禁中後藏去不復用一日與兩宮幸後苑賞花慈聖輦至神宗即降步親扶慈聖出輦屢却不從聞者太息慈聖上仙李奉世時爲侍郎進挽詩有

云珠韉昔御恩猶在玉輦親扶事已非蓋記此二事
神宗覽之泣下

蔡天啓云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言警句文潛舉退
之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
候蟲秋皆爲集中第一

司馬溫公熙寧間自長安得請留臺歸始至洛中嘗
以詩言懷云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官等飛蓬所
存舊業惟清白不負明君有樸忠早避喧煩眞得策
未逢危辱早收功太平觸處農桑滿羸取閭閻鶴髮
翁出處大節卅固不容復議是時雖以論不合去而
神宗眷禮之意愈厚然猶以避煩畏辱爲言况其下
者乎元祐初起相至是十七年矣度公之意初蓋未

嘗以自期也

外祖晁君誠善詩蘇子瞻爲集序所謂溫厚靜深如
其爲人者也黃魯直常誦其小兩悒悒人不寐卧聽
羸馬齧殘蔬愛賞不已他日得句云馬齧枯其喧午
夢誤驚風雨浪翻江自以爲工以語舅氏無咎曰吾
詩實發於乃翁前聯余始聞舅氏言此不解風雨翻
江之意一日憇於逆旅聞傍舍有澎湃鞞鞞之聲如
風浪之歷船者起視之乃馬食於槽水與草齧齧於
槽間而爲此聲方悟魯直之好奇然此亦非可以意
索適相遇而得之也

元豐間蘇子瞻繫大理獄神宗本無意深罪子瞻時
相進呈忽言蘇軾於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軾

固有罪然於朕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時相因舉軾
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螫龍知之句對曰
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爲不知已而求之地下之螫龍
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
檜何預朕事時相語塞章子厚亦從旁解之遂薄其
罪子厚嘗以語余且以醜言詆時相曰人之害物無
所忌憚有如是也

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伶
宵此兩聯雖見唐人小說中其實佳句也鄭谷詩睡
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意蓋與此同然論
其格力適堪揭酒家壁與市人書扇耳天下事每患
自以爲工處着力太過何但詩也

蜀人石翼黃魯直黔中時從游最久嘗言見魯直自
矜詩一聯云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以
爲晚年最得意每舉以教人而終不能成篇蓋不欲
以常語雜之然魯直自有山圍燕坐圖畫出水作夜
窻風雨來之句余以爲氣格當勝前聯也

詩下雙字極難須使七言五言之間除去五字三字
外精神興致全見於兩言方爲工妙唐人記水田飛
白鷺夏木轉黃鸝爲李嘉祐詩王摩詰竊取之非也
此兩句好處正好添漠漠陰陰四字此乃摩詰爲嘉
祐點化以自見其妙如李光弼將郭子儀軍一號令
之精彩數倍不然如嘉祐本句但是詠景耳人皆可
到要之當令如老杜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袞

袞來與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等乃爲
超絕近世王荆公新秋浦淑綿綿靜薄晚園林往往
青與蘇子瞻浥浥爐香初泛夜離離花影欲搖春皆
可以追配前作也

詩終篇有操縱不可拘用一律蘇子瞻林行婆家初
閉戶翟夫子舍尚留關始讀殆未測其意蓋下有娟
娟缺月黃昏後娟娟新居紫翠間繫滿豈無羅帶水
割愁還有劍鏑山四句則入頭不怕放行寧傷於拙
也然繫滿羅帶割愁劍鏑之語大是險譎亦何可屢
打

長篇最難晉魏以前詩無過十韻者蓋常使人以意
逆志初不以序事傾蓋爲工至老杜述懷北征諸篇
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固古今絕唱然八哀八
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之不敢議此乃揣摩
聽聲耳其病蓋傷於多也如李邕蘇源明詩中極多
累句余嘗痛刊去僅各取其半方爲盡善然此語不
可爲不知者言也

江干初雪圖真蹟藏李邦直家唐蟪本世傳爲摩詰
所作末有元豐間王禹玉蔡持正韓玉汝章子厚王
和甫張邃明安厚卿七人題詩建中靖國元年韓師
朴相邦直厚卿同在二府時前七人者所存唯厚卿
而已持正貶死嶺外禹玉追貶子厚方貶玉汝和甫
邃明則死久矣故師朴繼題其後曰諸公當日聚巖
廊半謫南荒半已亡惟有紫樞黃閣老再開圖畫看

瀟湘是時邦直在門下厚卿在西府紫樞黃閣謂二人也厚卿復題云曾游滄海困驚瀾晚涉風波路更難從此江湖無限興不如祇向畫圖看而邦直亦自題云此身何補一毫芒三辱清時政事堂病骨未爲山下土尚柔遺墨話存亡余家有此模本併錄諸公詩續之每出慨然自元豐至建中靖國幾三十年諸公之名官亦已至矣然始皆有願爲圖中之游而不暇得故禹玉云何日扁舟載風雪却將蓑笠伴漁人玉汝云君恩未報身何有且寄扁舟夢想中其後廢謫流竄有雖死不得免者而江湖間此景無處不有皆不得一償厚卿至爲危辭蓋有激而云豈此景無不可得亦自不能踐其言耳

韓持國雖剛果特立風節凜然而情致風流絕出流輩許昌崔象之侍郎舊第今爲杜君章家所有廳後小亭僅丈餘舊有海棠兩株持國每花開時輒載酒日飲其下竟謝而去歲以爲常至今故老猶能言之余嘗於小亭柱間得公二絕句其一云濯錦江頭千萬枝當年未解惜芳菲而今得向君家見不怕春寒兩濕衣尚可想見當時氣味韓忠憲公嘗帥蜀持國兄弟皆侍行尚少故前兩句云爾其二云長條無風亦自動柔艷着雨更相宜漫其後句曾存之家池中島上亦有海棠十許株余爲守時歲亦與王幼安諸人席地屢飲然此公勝處不能繼也

詩之用事不可牽強必至於不得不用而後用之則

事辭爲一莫見其安排闢湊之迹蘇子瞻嘗爲人作
挽詩云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巳辰年此乃天
生作對不假人力温庭筠詩云有用甲子相對者云
風卷蓬根屯戊巳月移松影守庚申兩語本不相類
其題云與道士守庚申時聞西方有警事解后適然
固不可知然以其用意附會觀之疑若得此對而就
爲之題者此蔽於用事之弊也前輩詩材亦或預爲
儲蓄然非所當用未嘗強出余嘗從趙德麟假陶淵
明集本蓋子瞻所閱者時有改定字末手題兩聯云
人言盧杞是姦邪我覺魏公真嫵媚又槐花黃舉子
忙促織鳴懶婦驚不知偶書之耶或將以爲用也然
子瞻詩後不見此語則固無意於必用矣王荆公作

石林

韓魏公挽辭云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頽今見哲人萎
或言亦是平時所得魏公之薨是歲適雨木水前一
歲華山崩偶有二事故不覺尔

世言社日飲酒治聾不知其何據五代李濤有春社
從李昉求酒詩云社公今日没心情爲乞治聾酒一
瓶惱亂玉堂將欲徧依稀巡到第三廳昉時爲翰林
學士有月給內庫酒故濤從乞之則其傳亦已久矣
社公濤小字也唐人在慶侍下雖官高年皆稱小字
濤性踈達不羈善諧謔與朝士言亦多以社翁自名
聞者無不以爲笑然亮直敢言後官亦至宰相

韓退之雙鳥詩殆不可曉頃嘗以問蘇丞相子容云
意似是指佛老二學以其終篇本末考之亦或然也

杜子美病柏病橘枯椶枯楠四詩皆興當時事病柏當爲明皇作與杜鵑行同意枯椶比民之殘困則其篇中自言矣枯楠云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當爲房次律之徒作惟病橘始言惜哉結實小酸澁如棠梨末以比荔枝勞民疑若指近倖之不得志者自漢魏以來詩人用意深遠不失古風惟此公爲然不但語言之工也

劉貢父以司空圖詩中咄喏二字辯晉書所載石崇豆粥咄嗟而辦爲誤以喏爲嗟非也孫楚詩自有三命皆有極咄嗟不可保之語此亦豈是以喏爲嗟古今語言固有各於一時本不與後世相通者咄嗟皆聲也自晉以前未見有言咄嗟所謂咄咄逼人蓋

拒物之聲嗟乃嘆聲咄嗟猶言呼吸疑是晉人一時語故孫楚亦云爾

頃見晁無咎舉魯直詩人家圍橘柚秋色老梧桐張文潛斜日兩竿眠犢晚春波一眼去鳧寒皆自以爲莫能及

王荆公詩有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莫嫌柳渾青終恨李太白之句以古人姓名藏句中蓋以文爲戲或者謂前無此體自公始見之余讀權德輿集其一篇云藩宣秉戎寄衡石崇位勢年紀信不留弛張良自媿樵蘇則爲愜瓜李斯可畏不顧榮官尊每陳農畝利家林類巖巘負郭躬斂積忌滿寵生嫌養蒙恬勝智踈鍾皓月曉晚景丹霞異澗谷永不緩山梁巽

無累頗符生肇學得展禽尚志從此直不疑支離踈
世事則德輿已嘗爲此體乃知古今文章之變殆無
遺蘊德輿在唐不以詩名然詞亦雅暢此篇雖主意
在立別體然亦自不失爲佳製也

石林詩話卷上

石林詩話卷中

楊大年劉子儀皆喜唐彦謙詩以其用事精巧對偶親切黃魯直詩體雖不類然亦不以楊劉為過如彦謙題漢高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杯雖是着題然語皆歇後一杯事無兩出或可畧土字如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劔乎耳聞明主眼見愚民尤不成語余數見交游道魯直意殊不可解蘇子瞻詩有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亦與此同病六鈞可去弓字三尺不可去劔字此理甚易知也

蘇子瞻嘗兩用孔雉圭鳴蛙事如水底笙簧蛙兩部山中奴婢摘千頭雖以笙簧易鼓吹不礙其意同至已遣亂蛙成兩部更邀明月作三人則成兩部不知為何物亦是歇後故用事寧與出處語小異而意同不可盡牽出處語而意不顯也

學者多議子瞻木杪見龜跌以為語病謂龜跌不當出木杪殊未之思此題程筠光墓歸真亭也東南多葬山上碑亭往往在半山間未必皆平地則下視之龜跌出木杪何足怪哉

李廌陽翟人少以文字見蘇子瞻子瞻喜之元祐初知舉廌適就試意在必得廌以觀多士及攷章援程文大喜以為廌無疑遂以為魁既拆號悵然出院以詩送廌歸其曰平時謾識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蓋道其本意廌自是學亦不進家貧不甚自愛嘗以

書責子瞻不薦已子瞻後稍薄之竟不第而死

劉季孫平之子能作七字家藏書數千卷善用事送孔宗翰知揚州詩有云詩書魯國真男子歌吹揚州作貴人多稱其精當為杭州鈐轄子瞻作守深知之後嘗以詩寄子瞻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曾插菊花無子瞻大喜在穎州和季孫詩所謂一篇向人寫肝肺四海知我霜鬢須蓋記此也

文同字與可蜀人與蘇子瞻厚為人靖深超然不撓世故善畫墨竹作詩騷亦過人熙寧初時論既不一士大夫好惡紛然同在館閣未嘗有所向背時子瞻數上書論天下事退而與賓客言亦多以時事為譏誚同極以為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聽也出

一和林中

二

為杭州通判同送行詩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之句及黃州之謫正坐杭州詩語人以為知言

揚文公在翰林以讒佯狂去職然聖眷之不衰聞疾愈即起為郡未幾復以判祕監召既到闕以詩賜之曰瑣闥往年司制誥共嘉藻思類相如蓬山今日詮墳史還仰多聞過仲舒報政列城歸覲後疏恩高閣拜恩初諸生濟濟彌瞻望鉛槧諮詢辯魯魚祖宗愛惜人材保全忠賢之意如此文公後卒與寇萊公勸宮闈協定大策功雖不終其盡力於國者亦可以無愧也

古詩有離合體近人多不解此體始於孔北海余讀

類文得北海四言一篇云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時
進止出寺弛張呂公飢釣闔口渭旁九域有聖無土
不王好是正直女固子臧海外有截隼逝鷹揚六翮
不奮羽儀未彰龍蛇之蟄比他可忘玫瑰隱耀美玉
韜光無名無譽放言深藏按轡安行誰謂路長此篇
離合魯國孔融文舉六字徐而考之詩二十四句每
章四句離合一字如首章云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
時進止出寺弛張第一句漁字第二句水字漁犯水
字而去水則存者為魚字第三句有時字第四句有
寺字時犯寺字而去寺則存者為日字離魚與日而
合之則為魯字下四章類此殆古人好奇之過欲以
文字示其巧也

石林甲 三

劉丞相莘老殿試時蘇丞相子容為詳定官子容後
尹南京莘老復僉判在幕中相與歡甚元祐初莘老
自中司入為左丞子容猶為翰林學士承旨及莘老
遷黃門子容始為左丞莘老宿東省嘗以詩寄子容
云膺門早歲預登龍僉幕中間託下風敢謂彈冠煩
貢禹每思移疾避胡公蓋記前事而子容荅之有末
路自驚黃髮老平時曾識黑頭公之句當時以為盛
事又三年莘老既相而罷子容始踐其位云
王荆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為
涵蓄如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又濃綠
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平治險穢非無力潤
澤焦枯是有材之類皆直道其胸中事後為羣牧判

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
深婉不迫之趣乃知文字雖工拙有定限然亦必視
初壯雖此公方其未至時亦不能力強而遽至也
高荷荆南人學杜子美作五言頗得句法黃魯直自
戎州歸荷以五十韻見魯直極愛賞之嘗和其言有
云張侯海內長句晁子廟中雅歌高郎少加筆力我
知三傑同科張謂文潛晁謂無咎也無咎聞之頗不
平荷晚為童賈客得蘭州通判以死既不為時論所
與其詩亦不復傳云

杜牧詩清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靜愛僧擬把一
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此蓋不滿於當時故未
有望昭陵之句汪輔之在場屋能作賦略與鄭毅夫

石林

滕達道齊名以意氣自負既登第久不得志常鬱鬱
不樂語多譏刺元豐初始為河北轉運使未幾坐累
謫官累年遇赦牽復知虔州謝表有云清時有味白
首無能蔡持正為侍御史引杜牧詩為證以為怨望
遂復罪

古今人用事有赴筆快意而誤者雖名輩有所不免
蘇子瞻石建方欣洗踰廁姜龐不解歎蚬蟻據漢書
踰廁本作廁踰蓋中衣也二字義不應可顛倒用魯
直啜羹不如放麋樂羊終愧巴西本是西巴見韓非
子蓋貪於得韻亦不暇省爾

寇萊公南遷道過襄州嘗留一絕句於驛亭白沙堤
築處迎丞相驛吏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林下客無

榮無辱自由身林下客大槩言之初無所主名也胡
祕監旦素不爲公所喜時適居郡下既聞之遂以林
下客爲公爲己發且有稱快之語聞者無不皆笑
詩人以一字爲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
無窮殆不可以形迹捕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
遠近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間而吞
納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滕王亭子
粉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
八言几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
力不可及而此老獨雍容閑肆出於自然略不見其
用力處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放用之偃蹇狹陋尽
成死法不知意與境會言中其節九字皆可用也

讀古人詩多意所喜處誦憶之久往往不覺誤用爲
已語綠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此韋蘇州集中最爲
警策而荆公詩乃有綠陰生晝寂幽草弄秋妍之句
大抵荆公閱唐詩多於去取之間用意尤精觀百家
詩選可見也如蘇子瞻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
意未平此非誤用直是取舊句縱橫役使莫彼我爲
辨耳

慶曆八年王則叛貝州既誅始析河北大名定武眞
定高陽爲四路置帥更命儒臣以輯邊備魏公自鄆
州徙鎮各大興方略事無不自親嘗有題養眞亭詩
云所期清策慮不是愛精神又云吏民還解否五品豈
苟安人其志可見矣郡圍號衆春會歲飢涉春未嘗

一游陳薦在幕府以詩請公云水底魚龍思鼓吹沙
頭鷗鷺望旌旗公亟荅之云細民溝壑方援手別館
鶯花任送春在鎮五年政聲流聞自是天下遂屬以
為相

王荆公在鍾山有馬甚惡蹄齧不可近一日兩校牽
在庭下告公請鬻之蔡天啓時在坐曰世安有不可
調之馬第久不騎驕耳即起捉其駿一躍而上不用
街勒馳數十里而還荆公大壯之即作集句詩贈天
啓所謂蔡子勇成癖能騎生馬駒者後又有身著青
衫騎惡馬日行三百尚嫌遲心源落落堪為將却是
君王未備知士大夫盛傳荆公以將帥之材許天啓
紹聖初章申公當國首欲進天啓侍從會執政有不
悅者乃出為永興軍路提舉常平因欲稍遷為帥會
丁內艱不果猶是用荆公遺意也

元豐間嘗久旱不雨裕陵禁中齋禱甚力一日夢有
僧乘馬馳空中口吐雲霧既覺而雨大作翌日遣中
貴人道夢中所見物色於相國寺三門五百羅漢中
第十三尊略彷彿即迎入內視之正所夢也王丞相
禹玉作喜雨詩云良弼為霖辜宿望神僧作霧應精
求元參政厚之仙驥籊雲穿仗下佛花吹雨匝天流
蓋記此相國寺羅漢本江南李氏時物在廬山東林
寺曹翰下江南盡取其城中金帛寶貨連百餘舟私
盜以歸無以為之名乃取羅漢每舟載十許尊獻之
詔因賜於相國寺當時謂之押綱羅漢云

荆公詩用法甚嚴尤精於對偶嘗云用漢人語止可
以漢人語對若參以異代語便不相類如一水護田
圍綠去兩山排闥送青來之類皆漢人語也此惟公
用之不覺拘窘卑凡如周顥宅在阿蘭若婁約身隨
宰堵波皆以梵語對梵語亦此意嘗有人面稱公自
喜田園安五柳但嫌尸祝擾庚桑之句以爲的對公
笑曰伊但知對桑爲的然庚亦自是數蓋以寸白
數之也

舊中書南廳壁間有晏元獻題詠上竿伎一詩云百
尺竿頭裏裏身足騰踉掛駭傍人漢陰有叟君知否
抱甕區區亦未貧當時固必有謂文潞公在樞府嘗
一日過中書與荆公行至題下特遲留誦詩久之亦
未能無意也荆公他日復題一篇於詩後云錫也能
言未識真誤飛心許漢陰人 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甕
區區老此身

張景脩字敏叔常州人余大父客也少刻苦作詩至
老不衰典雅平易時多佳句元豐末爲饒州浮梁令
邑子朱天錫以神童應詔景脩作詩送之天錫到闕
曾忘取本州公據爲禮部所却因擊登聞鼓院繳景
脩所送詩爲證神宗一見大稱賞之翌日以語宰相
王禹玉恨四方有遺材即令召對禹玉言不欲以
詩召人恐長浮競不若俟其秩滿赴部命之遂止令
中書籍記姓名比景脩罷官任神宗已升遐亦命矣
大觀中始與余同爲祠曹郎中年已幾七十有詩數

千篇大父元祐自湖南憲請宮祠歸景脩嘗以詩寄
日聞說年來請洞霄江湖奉使久勤勞有神仙處閑
方得用老成時退更高借宅但須新種竹尋仙想見
舊栽桃浮梁居士塵埃甚須髮而今也二毛其詩大
抵類此流落無聞亦可惜也

常待制秩居汝陰與王深父皆有盛名於嘉祐治平
之間屢召不至雖歐陽文忠公亦重推禮之其詩所
謂笑殺穎川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者是也熙寧
初荆公當國力致之遂起判國子監太常禮院聲譽
稍減於前嘗一日大雪趨朝與百官待門於父舍秩
已來寒甚不可忍喟然若有所恨者乃舉文忠詩以
自戲曰凍殺穎川常處士也來騎馬聽朝雞

前輩詩文各有平生自得意處不過數篇然他人未
必能盡知也毗陵正素處士張子厚善書余嘗於其
家見歐陽文忠子斐以烏絲欄絹一軸求子厚書曼
忠明妃曲兩篇廬山高一篇略云先公平日未嘗矜
大所爲文一日被酒語斐曰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
爲唯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爲唯杜子
美能之至於前篇則子美亦不能爲唯吾能之也因
欲別錄此三篇也

余居吳下一日出閭門至小寺中壁間有題詩一紙
云黃葉西陂水漫流蘧蔭風急滯扁舟夕陽暝色來
千里人語雞聲共一丘意極喜初不書名氏問寺僧
云吳縣寇主簿所作今官滿去矣歸而問之吳下士

大夫云冠名國寶蓋與余同年然皆莫知其能詩余與國寶榜下未嘗往來亦謾不省其爲人已而數爲好事者舉此詩始有言國寶徐州人父從陳無已學乃知文字淵源有所自來亦不難辨恨不得多見之也

宋景文公子京不甚爲韓魏公所知故公當國子京多補外嘉祐末始再入爲翰林學士偶朝會子京因病謂告以表自陳云不獲預率舞之列魏公見之殊不樂

元祐初駕幸太學呂丞相微仲有詩中間押行字韻館閣諸人皆和秦學士觀一聯云法天壁水遙迎仗映月深衣不亂行諸生聞之亦闐然觀爲人喜傲譎

然此句實迫於趁韻未必有意也

高麗自太宗後久不入貢至元豐初始遣使來朝神宗以張誠一館伴令問其復朝之意云其國與契丹爲鄰每因契丹誅求藉不能堪國主王徽常誦華嚴經祈生中國一夕忽夢至京師備見城邑宮闕之盛覺而慕之乃爲詩以記曰惡業因緣近契丹一年朝貢幾多般移身忽到中華裏可惜中宵漏滴殘余大觀間館伴麗人常見誠一語錄備載此事故事使人到闕不過月許日即遣發余館伴時上欲留觀殿試放榜及上池遂幾七十日使者頗修謹詳雅余撫之既厚每相感餞行至占雲館而別其副韓繳如馬上忽使人持一大玉帶贈余云此唐故物其家世傳以

為寶今以為獻且於笏上自書一詩相示云泣涕汎
瀾欲別離此生無復再來期謾將寶玉陳深意莫忘
思人見物時余以麗使故事無解換例力辭之其詞
雖樸拙然亦可見其意也

唐詩僧自中葉以後其名字班班為當時所稱者甚
多然詩皆不傳如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數聯僅
見文士所錄而已陵遲至貫休齊己之徒其詩雖存
然無足言矣中間雖皎然最為傑出故其詩十卷獨
全亦無甚過人者近世僧學詩者極多皆無超然自
得之氣往往反拾掇摸倣士大夫所殘棄又自作一
種僧體格律尤凡俗世謂之酸餽氣子瞻有贈惠通
詩云語帶煙霞從古少氣含蔬筍到公無嘗語人曰

石林

頗解蔬筍語否為無酸餽氣也聞者無不皆笑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世多不解此語為工蓋欲
以竒求之耳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粹然與景相
遇借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詩家妙處
當須以此為根本而思苦言難者往往不悟鍾嶸詩
品論之最詳其略云思君如流水既是即日高臺多
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差無故實明月照積雪
非出經史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之謝
莊尤為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書殆同書
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竒競須新事邇來作者
寢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牽攀補衲蠹文
已甚自然英旨罕遇其人余每愛此言簡切明白易

曉但觀者未嘗留意耳自唐以後既變以律體固不能無拘窘然苟大手筆亦自不妨削鑿於神志之間斷輪於甘苦之外也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唐張繼題城西楓橋寺詩也歐陽文忠公嘗病其夜半非打鍾時蓋公未嘗至吳中今吳中山寺實以夜半打鍾繼詩三十餘篇余家有之往往多佳句王荆公編百家詩選從宋次道借本中間有暝色赴春愁次道改赴字作起字荆公復定爲赴字以語次道曰若是起字人誰不能到次道以爲然

張文定安道未第時貧甚衣食殆不給然意氣豪舉未嘗少貶與劉潛李冠石曼卿往來山東諸郡任氣

石林

十一

使酒見者皆傾下之沛縣有漢高祖廟并歌風臺前後題詩人甚多無不推頌功德獨安道高祖廟詩曰縱酒踈狂不治生中陽有土不歸耕偶因亂世成功業更向翁前與仲爭又歌風臺曰落魄劉郎作帝歸樽前感慨大風詩淮陰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爲蓋自少已不凡矣

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廨雖宰相執政亦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吏徧持於私第呈押既稽緩又多漏洩元豐初始建東西府於右掖門之前每府相對爲四位俗謂之八位裕陵幸尚書省迴嘗特臨幸駐輦環視久之時張侍郎文裕以詩慶宰執元參政厚之和云黃閣勢連東鳳闕紫

樞光直右銀臺臺東府與西闕相近西府正直右掖門崇寧末蔡魯公罷相始賜第於梁門外大觀初再入因不復遷府居自是相繼何丞相伯通鄭丞相達夫與今王丞相將明皆賜第援魯公例皆於私第治事而二府往往多虛位或爲書局官指射以置局與元豐且本意稍異也

俞紫芝字秀老揚州人少有高行不娶得浮屠心法所至翛然而工於作詩王荆公居鍾山秀老數相往來尤愛重之每見於詩所謂公詩何以解人愁初日美渠映碧流未怕元劉妨獨步不妨陶謝與同游者是也秀老嘗有夜深童子喚不起猛虎一聲山月高之句尤爲荆公所賞亟和云新詩比舊仍增峭若詩

石林詩話

十一

追攀莫太高秀老卒於元祐初惜時無發明之者不得與林和靖一流槩見於隱逸其弟澹字清老亦不娶滑稽善諧謔洞曉音律能歌荆公亦喜之晚年作漁家傲等樂府數闕每山行即使澹歌之然澹使酒好罵不若秀老之介靜一日見公云吾欲去爲浮屠但貧無錢買祠部爾公欣然爲置祠部澹約日祝髮既過期寂無耗公問其然澹徐曰吾思僧亦不易爲公所贈祠部已送酒家償舊債矣公爲之大笑黃魯直嘗作三詩贈澹其一有云客夢超然世去髮脫塵冠平明視清鏡正爾良獨難蓋述荆公事也

石林詩話卷中

石林詩話卷下

姑蘇南園錢氏廣陵王之舊圃也老木皆合抱流水
奇石參錯其間最爲上王翰林元之爲長洲縣宰時
無日不携客醉飲常有詩曰他年我若功成後乞取
南園作醉鄉今園中大堂遂以醉鄉名之大觀末蔡
魯公罷相欲東還詔以園賜公公即戲以詩示親黨
云八年帷幄竟何爲更賜南園寵退師堪笑當時王
學士功名未有便吟詩

至和嘉祐間場屋舉子爲文尚竒澁讀或不能成句
歐陽文忠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貢舉凡文涉彫刻者
皆黜之時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等同事而梅聖俞
爲參詳官未引試前唱酬詩極多文忠無譁戰士銜
枚勇下筆春蚕食葉聲最爲警策聖俞有萬蟻戰時
春日暖五星明處夜堂深亦爲諸公所稱及放榜平
時有聲如劉輝輩皆不預選士論頗洶洶未幾詩傳
遂闕闕然以爲主司耽於唱酬不暇詳考校且言以
五星自比而待我曹爲蚕蟻因造爲醜語自是禮闈
不復敢作詩終元豐末幾三十年元祐初雖稍稍爲
之要不如前日之盛然是榜得蘇子瞻爲第二人子
由與曾子固皆在選中亦不可謂不得人矣

蘇明允至和間來京師既爲歐陽文忠公所知其名
翕然韓忠憲諸公皆待以上客嘗遇重陽忠憲置酒
私第惟文忠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乃以布衣參其間
都人以爲之異禮席間賦詩明允有佳節屢從愁裏

過壯心時傍醉中來之句其意氣尤不少衰明允詩不多見然精深有味語不徒發正類其次如讀易詩云誰爲善相應嫌瘦後有知音可廢彈婉而不迫哀而不傷所作自不必多也

張先郎中字子野能爲詩及樂府至老不衰居錢塘蘇子瞻作倅時先年已八十餘視聽尚精強家猶畜聲妓子瞻嘗贈以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蓋全用張氏故事戲之先和云愁似鯽魚知夜永懶同蝴蝶爲春忙極爲子瞻所賞然俚俗多喜傳詠先樂府遂掩其詩聲識者皆爲恨云

元厚之知荆南嘗夢至仙府與三人者聯書名傍有告之曰君三人蓋兄弟也覺而思之莫知所謂未幾

石下

召入爲學士時韓持國維揚元素繪先已在院一日因書奏列名三人名皆從絞絲始悟夢中兄弟之意豈造物以是爲戲耶已而持國元素皆外補厚之尹京後三年復與元素還職而鄧文約相繼爲直院則三人之名又皆從絞絲蓋終始皆同決非偶然以此推之仕官升沉進退亦何可以人力計許大夫選嘗作四翰林詩記其事厚之和云聯名適似三株樹傳玩驚看五朵雲此亦一時之異也

晉魏間詩尚未知聲律對偶然陸雲相譖之辭所謂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者乃指爲的對至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之類不一乃知此體出於自然不待沈約而後能也舊不解四海彌天爲何等語因讀

梁慧皎高僧傳載鑿齒與安書云夫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天之雲也弘淵源而潤八極者四海之流也故摘其語以爲戲耳始晉初爲佛學者皆從其師姓如支遁本姓關從支謙學故爲支道安以佛學皆本釋迦爲師請以釋命氏遂爲定制則釋道安者亦其姓也

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妙雖巧而不見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雨細着水面爲漚魚常上浮而淦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矣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受以爲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語至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穿

在下

字款款字若無點字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使晚唐諸子爲之便當入魚躍練波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體矣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紆餘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與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後常恨無復繼者韓退之筆力最爲傑出然每苦意與語俱盡和裴晉公破蔡州回詩所謂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非不壯也然意亦盡於此矣不若劉禹錫賀晉公留守東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語遠而大體也人之材力信自有限李翱皇甫湜皆韓退之高第而

二人獨不傳其詩不應散亡無一篇存者計是非其所長故不多作耳退之集中有題湜公安園池詩後云爾雅注虫魚定非磊落人又有用將濟諸人捨得業孔顏意若譏其徒爲無益而勸之使不作者翔見於遠遊聯句惟前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一出之後遂不復見亦可知矣然二人以非所工而不作愈於不能而強爲之亦可謂善用其短矣

元豐旣行官制準唐故事定宰相上事儀以御史中丞押百官班拜於階下宰相荅拜於阼階上時王禹玉除左僕射蔡持正右僕射神宗命即尚書省行之二人力辭帝不可曰旣以正重治官不得不正其名分於始此國體非爲卿設也二人乃受命時元厚之已

致仕居吳以詩賀王禹玉有前殿聽宣中禁制南宮看集外朝班星辰影落三階下桃李陰成四海間之句時最爲盛事自是相繼入相者皆不復再講此禮信不可常行也

劉季孫初以左班殿直監饒州酒王荆公爲江東提刑巡歷至饒按酒務始至聽事見屏間有題小詩曰唵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閑說與傍人應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大稱賞之問專知官誰所作以季孫言即召與之語嘉歎升車而去不復問務事旣至傳舍適郡學生持狀立庭下請差官攝州學事公判監酒殿直一郡大驚遂知名云

舊說徐敬業敗與駱賓王俱不死皆去爲浮屠以免

賓王居杭州靈隱寺因續宋之問詩人始知人而唐
新書不載今宋詩乃見賓王集中惟破題鷲嶺鬱茗
嶢龍宮隱寂寥兩句是宋作自樓觀滄海日門聽浙
江潮以後五韻皆賓王所續方武后初革命天下所
共嫉敬業與賓王首唱義則世哀之而為隱藏理或
有之此詩不知後人因其傳而錄之賓王集耶或本
集固自為賓王作而收之也然賓王集乃古本非後
人所裒次者若此詩當時已自錄於集中則賓王之
不死亦一證也

魏晉間人詩大抵專工一體如侍宴從軍之類故後
來相與祖習者亦但因其所長取之耳謝靈運擬鄴
中七子與江淹雜擬是也梁鍾嶸作詩品比曰云某人

詩出於某人亦以此然論陶淵明乃以為出於應璩
此語不知其所據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詩
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者與陶詩子不
相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用事多違法度璩作
此詩以刺在位意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
略世故超然物外為意願區區在位者何足槩其心
哉且此老何嘗有意欲以詩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摸
放之此乃當時文士與世進取競進而爭長者所為
何期此老之淺蓋嶸之陋也

江淹擬湯惠休詩日莫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古今以
為佳句然謝靈運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還謝玄暉
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即是此意嘗怪兩漢間所

作騷文未嘗有新語直是句句規模屈宋但換字不同耳至晉宋以後詩人之辭其敝亦然若是雖工亦何足道蓋當時祖習共以為然故未有譏之者耳
嵇康幽憤詩云性不傷物頻致怨增昔慙下惠今愧孫登蓋志鍾會之悔也吾嘗讀世說知康乃魏宗室壻審如此雖不忤鍾會亦安能免死耶嘗稱阮籍口不臧否人物以為可師殊不知籍雖不臧否人而作青白眼亦何以異籍得全於晉直是早附司馬師陰託其庇耳史言禮法之士嫉之如讎賴司馬景王全之以此而言籍非附司馬氏未必能脫禍也今文選載蔣濟勸進表一篇乃籍所作籍忍至此亦何所不可為籍著論鄙世俗之士以為猶虱處乎棍中籍委

折於司馬氏

獨非

乎觀康尚不屈於鍾會肯賣魏而

附晉乎世俗但以迹之近似者取之槩以為嵇阮吾每為之太息也

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於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於酒蓋方時艱難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世故蓋自陳平曹參以來已用此策漢書記陳平於劉呂未判之際日飲醇酒戲婦人是豈真好飲耶曹參雖與此異然方欲解秦之煩苛付之清淨以酒杜人是亦一術不然如蒯通輩無事而獻說者且將日走其門矣流傳至嵇阮劉伶之徒遂全欲用此為保身之計此意惟顏延年知之故五君詠云劉伶善閉關懷情戚聞見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如是飲者未必劇

飲醉者未必真醉也後世不知此凡溺於酒者往往以藝阮爲例濡首腐脇亦何恨於死耶

古今論詩者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謝靈運爲初日笑渠沈約稱王筠爲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笑渠非人力所能爲而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妙靈運諸詩可以當此者亦無幾彈丸脫手雖是輸寫便利動無留礙然其精圓快速發之在手筠亦未能盡也然作詩審到此地豈復更有餘事韓退之贈張籍云君詩多態度靄靄春空雲司空圖記戴叔倫語云詩人之辭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亦是形似之微妙者但學者不能味其言耳

王介字中甫衢州人博學善譏諷嘗舉制科不中與王荆公遊甚款然未嘗降意少相下熙寧初荆公以翰林學士被召前此屢召不起至是始受命介以詩寄云草廬三顧動幽蟄蕙帳一空生曉寒用蕙帳事蓋有所諷荆公得之大笑他日作詩有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之句蓋爲介發也

詩禁體物語此學詩者類能言之也歐陽文忠公守汝陰嘗與客賦雪於聚星堂舉此令徃徃皆閣筆不能下然此亦定法若能者則出入縱橫何可拘礙鄭谷亂飄僧舍茶煙濕密洒歌樓酒力微非不去體物語而氣格如此其卑蘇子瞻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超然飛動何害其言玉樓銀海韓退之兩篇力欲去此弊雖冥搜竒譎亦不免有縞帶銀杯

之句杜子美暗度南樓月塞生北渚雲初不避雲月
字若隨風且開葉帶雨不成花則退之兩篇工殆無
以愈也

韓魏公初鎮定武時年纔四十五德望偉然中外莫
不傾屬公亦自以天下爲任御事不憚勤勞晚作闕
古堂嘗爲八詠其疊石藥圃溝泉三篇卒章云主人
未有銘功處日視崔嵬激壯懷吾心盡欲醫民病長
得憂民病不銷誰知到此幽閑地多少餘波濟物來
其意氣所懷固已見於造次賦詠之間終成大勲豈
徒言之而已哉

五代王仁裕知貢舉王丞相溥爲狀元時年二十六
後六年遂相周世宗猶及本朝以太子太保罷歸班
年纔四十二前此所未有也溥初拜相仁裕猶致仕
無恙嘗以詩賀溥云一戰文場援趙旗便調金鼎佐
無爲白麻驟降恩何極黃髮初聞喜可知跋勅按前
人到少築沙堤上馬歸遲立班始得遙相見親冷爭
如未貴時溥在位每休沐必詣仁裕從容終日蓋唐
以來座主門生之禮尤厚今王丞相將明霍侍郎端
友榜南省奏名時知舉四人安樞密處厚劉尚書彥
脩與今鄧樞密子常范右丞謙叔吾亦忝點檢試卷
官鄧范不唯及見其登庸可以繼仁裕且同在政府
則仁裕所不及也

